

03.

這是這個月的第二次。

機關網路系統再一次大規模停擺。就發生在李東嶺人造心臟停止之後的隔天清晨。

出門之前，達利透過虹膜掃描器，在室內對講機屏幕上的特區公告欄，獲悉曼迪德特區網路當機，主要受損是在機關戶口管理局與醫療局的資料庫。曼迪德的共同發言人也在標準白晝時間的清晨六點，透過傳統戶外電子屏幕、特區大眾交通系統的廣播發布，編制在特區的黑克國網路警察，已經第一時間修正補救系統。機關網路當機受損，應該歸咎於境外的非法駭客入侵。

各個開放串連的網路社群的討論中，許多人不相信這個說法。更多檢討直指曼迪德特區的網路電子神經元老舊，根本無法應付近年來人腦也開始加裝晶元電子板的進步速度。對於許多電子晶片人腦駭客，曼迪德的機關網路中樞，處處都是入侵的門洞。

達利抵達巡護員辦公室時，副隊長卡蘿已經坐在圓體辦公桌前，試著登入機關醫療局的網頁，準備申請綠 A 集合宅下一季度的老齡住民的抗輻射線維他命，與防止人造器官過度纖維化的長期處方簽藥劑。

這整個早上，她多次嘗試，還是無法以 AiAH2140 的代碼登入。

「達利，我無法進入醫療局。今天必須在網路上提出藥品申請。」卡蘿說。

「用我的帳號試試看。」達利觀察垂掛在辦公室中央的圓體面板。

「好的。你的職權比較高。」卡蘿說。

達利透過辦公桌光纖面板的聯網平台，將帳號密碼封包之後，推送到卡蘿的面前。

卡蘿靜止不動，直到達利發現她的異狀。

「怎麼了？有什麼問題？」

「你直接把帳號密碼推給我，沒問題嗎？」

「我需要擔心什麼？」

「擔心我知道你設定的密碼。」

「密碼設定只是既定存有邏輯的隨機組合。」

「只是隨機組合嗎？」卡蘿進入思索，「會有不安感嗎？」

「關於『不安感』，我們之前的討論還沒有結論，之後可以繼續界定。」

卡蘿沒有設定表情，靜態的五官看來嚴肅。她凝視著同時也如此凝視著她達利。她接著搖搖頭，展開單次微笑，接收封包，瞬間傳輸也同步記憶：

代碼：AiAH0190

密碼：GA11FR110605

「達利，你的密碼是隨機亂數嗎？」

「是的。最初的原始設定，就是隨機的亂數。」

卡蘿靜默低下頭，登入達利的帳號密碼，立即獲准進入機關醫療局網頁。她分別依照保健與治療的藥品分類，鍵入綠 A 集合宅的需求數量。

「機關網路的電子神經元系統，需要全部汰換。」達利說。

卡蘿看著專心監看面板的達利，許久之後才擺動下巴，附議他的說法。

「謝謝你支持我的想法。」

「支持你是我的職責。」卡蘿嘴角皮膚動了一下。她又花了一些時間，凝視著達利。接著轉化成憂慮表情提問，「十七樓三號公寓的住民李東嶺先生，是不是需要進入解剖程序？」

「醫療局已經分別通知司法局與巡護隊高樓層管理人，李東嶺先生不需要進一步解剖。血液檢測的死亡原因，確定是服用普魯卡因胺片過量，直接導致人造心臟停搏。」

「直接嗎？好的。了解了。」

達利調整中央電梯間監看器的視角，口吻平靜說，「李東嶺先生已經超過預期老齡住民的平均壽命。」

「我無法評斷這個說法。」

「卡蘿，你提出這個問題，是對醫療局的通知有疑問？或是覺得不妥當？我想聽聽你的想法。」

「沒有疑問。」

達利停下正在面板上鍵入指令的手指，將頭擺正，直視卡蘿，「一點疑問都沒有？」

「也不覺得有任何不妥當。」卡蘿說完之後，點了一次頭，又再點了一次，然後再連續點頭，兩次。「接下來，我們巡護隊需要為李東嶺先生做什麼？」

「完成火化程序，通知親屬。」

「他還有其他親人住在曼迪德特區嗎？」

「沒有。他有一個獨生子，李平橋。DNA 因低度輻射感染有變異，但已經完全排除，也符合自主生育條件。李平橋是 2039 年第一批申請離境獲准的離境者。他已經離開曼迪德，移居到悠托比亞的中間市。在中間市的一所學院擔任島嶼文化學教授。我會去找他，交付李東嶺先生的死亡通知。」

「為什麼？」

「卡蘿，為什麼問我『為什麼』？」

「不理解你為什麼要去找他。所以提出問題。」

「李東嶺先生是非自然死亡，依規定，可以進行面對面說明。我覺得應該去做。」

「為什麼『覺得應該去做』？」

達利猶豫了許久，才給出回應：「這一點，無解釋。」

「屬於『無解釋』範疇。我理解了。你準備什麼時候申請離境？」

「等機關司法局裁定書副本送達之後。我預計下個月的第一個週末。我會先跟高樓層管理人提出申請。」

「我先登記你的這個行程。」卡蘿在面板行事曆註記，同時提問，「李東嶺先生還有其他個人私有遺產嗎？」

「沒有。他的所有物都是特區配發。」

「十七樓三號公寓，回報空房。」

「短時間內，不會有人入住。」

「各區集合宅的老齡住民，都在快速遞減。」

「快速嗎？」

「是的。這是機關最新一季的數據統計結果。」

「再這樣下去，」達利停頓了一會，面向圓體面板才說，「我們集合宅的巡護員，就快要失業了。」

卡蘿再次凝視工作中的達利，點了一次頭、點了第兩次頭，「你剛剛描述的是幽默嗎？」

達利沒有看著卡蘿，持續安排著這週巡護隊的工作輪值表。直到確認另外兩位巡護員的輪值時程之後，他才回答：「我剛剛說的，是你知道的幽默。」

卡蘿低頭皺眉，陷入複雜的深思。達利凝視她臉部的細微變化，也流露了不太熟悉的皮膚變化。

確定卡蘿的表情調整結束，達利繼續說，「我們剛剛進行的對話，是不是不自然？」

卡蘿沒有答覆，達利也沒有等待答覆。他將中央電梯間監看器的視角，調整到一個稍稍偏高的角度。然後停止動作，凝視著監看器鏡頭裡的中央電梯。

04.

中央電梯座落在綠 A 集合宅的東側。達利搭乘電梯，從十一樓緩速下降，透過強化玻璃看著自身的倒影。上一個冬季之後，他經常留意到倒映在玻璃上的膚色，似乎有些變白。因此，他經常聯想到南北極臭氧層破洞已經有效控制的特區公共新聞。

電梯抵達一樓，達利走抵大廳服務檯。負責綠 A 集合宅進出管制的維安經理，從今年的第一天開始，依四國管理公約，輪替更換為賽博國國籍的佐藤櫻子小姐。

「櫻子小姐，午安。」

「達利隊長，要去哪裡？」櫻子說的悠托比亞語言，帶有賽博國腔調。

「去戶口管理局。」

「處理李東嶺先生的居住除籍嗎？」

「是的。我和王東尼警官已經約好時間。」

達利把巡護員晶片識別證交給櫻子。她將晶片卡插入辨識機，連線到戶口管理局，送出前往辦理事務的通知。短暫等待之後，戶口機關回傳確認通知。

「不是急件。」櫻子整理了一下頭髮，「兩個小時之內，抵達報到。」

達利點頭。他注意到櫻子的額頭髮間，有少量疏落的白髮。

「你在看我嗎？」櫻子口吻溫柔。

「是的。」達利沒有說他留意的是她的白頭髮。

「這一週，你有個人休息時間嗎？可以來找我。」

達利轉想一遍這週的巡護工作表。

「有的。週三下午，我有一個自由讀取信息的休息時段。」

櫻子笑得很燦爛，額頭與眼角露出少量皺紋。那皺紋十分自然，看來不像是人造皮膚。

「好，你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我。」

達利也輸出微笑。他推測過櫻子的年紀，應該比自己更年長幾歲。計算年齡應該不會超過五十歲。櫻子可能與母親一樣，替換過部分的人造臟器，但沒有移植普拉斯提國研製的人造皮膚。

「你可以隱藏的很好，對吧？」櫻子突然提問。

面對櫻子的提問，達利做了雙手摩擦的動作。掌心的皮膚正慢慢產生熱度。

「你可以把自己隱藏得很好。跟我在一起……不用擔心。」櫻子為自己的話語進行說明。

櫻子說「跟我在一起」的口吻，像似激光修復的公共電視節目裡的年輕女主持人。她那樣的口吻，可以探知出誘導的訊息。

「對了，如果你還想知道，」櫻子向前傾身，小小聲說，「下次見面，我們可以繼續聊小木偶布偶組織的話題。」

「可以嗎？討論這個，不會讓櫻子小姐被調查嗎？」

「我只是一個集合宅維安經理，知道的消息，也都是境外新聞報導過的，不會被曼迪德特區列入調查名單。」

達利開啟內建微笑，點點頭，轉身離開。他走出集合宅大門，拐個彎，進入特區捷運的綠 A 站。

已經老舊的捷運月台上，除了站務人員，只有少數的老齡住民，三三兩兩，或坐或站著等待。有兩位老齡住民坐在輪椅上，由來自四國、不同膚色的志願陪伴員推送，可能準備前往機關醫療局進行檢查，或者前往兩站外的陽光運動公園，執行復健。

捷運站內的老式活動廣告燈箱，持續推送動態畫面與廣告文宣：

合法自主死亡。

自主決定生命終點的唯一合法途徑。

五十年前的膠囊，四十年來的安樂。

曼迪德特區的臨終選擇——3D 列印安樂膠囊機。

被譽為「死者共生者」的 P.N 醫生，於 2019 年設計出改良之後的二代安樂膠囊機。膠囊機的外型充滿流線感，宛如一個小型的密閉太空救生艙。曼迪德特區使用者在下載安樂膠囊機的 3D 列印設計圖之前，需要通過一個由四國擬定的線上心理測驗。通過測驗之後，會獲得一組付費序號，以及開啟艙門的密碼。接著便能下載設計圖，寄交機關指定的 3D 列印工廠。製成成品之後，就會第一時間送達指定住所地址。

使用者必須以密碼，才能開膠囊機艙門。進入艙內躺好，按下執行鍵，膠囊機艙內會以藍芽連接外部網路，啟動一連串的臨終安排。包括生前回顧、語音遺囑、可移植器官比對檢驗，火化後處置等等。最後，在使用者不察覺的狀態下，悄悄釋放汽化氮氣，降低艙內的氧氣濃度。這期間，使用者會在膠囊艙中進入連續夢境幻覺的想像之地。

在數十次緩慢呼吸之後，就能為使用者帶來無知覺、無痛覺、零恐懼的寧靜死亡。

延續第一代設計，上半部的膠囊艙，拆卸之後可直接做為棺木，直接火化。下半部的啟動底座，可以由其他親屬或指定的朋友繼承，重複使用。

安樂膠囊機的 3D 列印造價費用低廉，使用程序也十分便捷。但礙於教唆他人自主死亡、協助他人自主死亡與合法自主死亡，這三者的爭議不斷；加上四國擬定的曼迪德特區《共通基本法》不夠完備，遲至 2039 年才出現第一個特區的悠托比亞老齡住民，從網路下載 P.N 醫生的安樂膠囊機藍圖，進行 3D 列印製作，在自宅中成為第一個使用者。

這位被鑑定為重度輻射感染者的老齡住民，請所屬集合宅的巡護員全程錄影，一路記錄到火化完成，證明了一位還能活下去的人，有權利決定死亡的時間點。

這位曼迪德特區的悠托比亞人，後來被稱為：安樂膠囊機信使。

達利可以重覆搜尋這段已經完成理解、並重新編輯的物質記憶。但是，他遺忘這段物質記憶最初的信息，哪些來自網路新聞、哪些來自網路社群討論，以及安樂膠囊機信使的姓名。

這種無法確認的「模糊記憶」問題，困擾他好長一段時間。

那段時序裡，達利會重覆檢視母親使用——遺忘、模模糊糊、忘了、記不住、再也想不起來、不能相信記憶——這類詞彙語句時的記憶片段。他透過推敲這些記憶，試著釐清原生材料與訊息材料之間的關聯。

重新拼湊各種資訊材料儲存成記憶之後，達利很快發現自己對於 2029 年裂島地震事件之前的世界，有著難以抑制的情緒，也想知悉在那個時間點之前所有的人事物。為了這項嗜好行為，他在孤單的移動行程之間，時不時瀏覽記憶體，一一檢視，哪些是模糊的物質記憶，哪些是精準的物質記憶。

05.

這是精準的物質記憶。

此時此刻，我確定的日期與時間，卻出現了間隔跳動。

我無法判斷我是否已經失去計算這個跳動時間數字的功能。

在地下隧道中，光與影也是以跳動的方式進行移動。

達利重覆瀏覽記憶體。捷運車廂裡的日光燈，將整個封閉空間光纖化。在公共捷運綠線轉乘藍線的移動路線上，達利回播李東嶺先生死亡那天凌晨、自己與警備局王東尼警官的對話。

今天誰負責李東嶺的巡邏？王東尼警官提出質詢。

是我。

你什麼時候確定李東嶺有按時吃藥？

下午五點，我去巡護李東嶺先生，他的藥盒只剩下當天的最後一份藥。

你們綠 A 的藥劑，都有按照規定配發嗎？

巡護隊完全按照每一季住民回診處方簽，向醫療局提出藥品需求，再按照規定劑量，配發給綠 A 老齡住民。

你們都有按時確認他們的用藥量？

每一位老老齡住民的藥盒，每天都會檢查，確保沒有用藥錯誤。

如果一切都沒問題，李東嶺為何會因為服用過量的普魯卡因胺片？

我的回答突然停止。王東尼警官很專心看著我，等待我的回答。不知道為何，我無法回覆這個問題，以及他的下一個提問。

下午五點，你巡邏李東嶺住所時，他有沒有聊到什麼特別的內容，是你需要回報給高樓層管理人的？

沒有。

沒有嗎？

應該，沒有。

應該？

王東尼警官看著我的表情，顯示他完全不相信我所說的回答。

應該，已經抵達。

達利標註，剛剛結束瀏覽的是一則基於原生材料直接儲存的記憶。沒有重整編輯這個原生記憶的任何痕跡。

車廂開門的提示燈，持續閃爍。特區捷運已經抵達，機關行政大樓站。

今天，顯示的日期，是正確日期嗎？如果正確，為何我又重覆抵達了曼迪德機關行政大樓站？我為何執行已經記憶的行為？

記憶註解——重覆行為是一種信息的提醒嗎？

提示燈閃光再現。達利精準接受到這個閃光的信息。

06.

另一道閃光訊息，是由 X 光機器啟動的感光掃描。

進入曼迪德特區機關的行政大樓，都需要經過這道 X 光掃描門。

一位已經進入前老年期的夫爾斯國國籍警衛，以那雙眼袋深黑的人造義眼，打量達利。除非發現異樣，這位老警衛幾乎不開口，只用鼻腔氣音要達利趕緊通過。

2066 年小木偶布偶組織抗議四國托管的締約時效過長，發起抗議行動。在暴動的破壞攻擊中，這位警衛被土製汽油炸彈燒傷臉部頭部，因此失明。曼迪德特區為了讚揚老警衛到最後一刻都守護在大廳崗位，特別為他換上賽博國最先進的人造義眼，也移植普拉斯提國提供的全新皮膚與頭部毛髮。所有費用都由特區機關的公共財政負擔。警衛全都領受，也因此獲得終身職位，繼續擔任管制行政大樓進出的警衛。

只不過，這幾年來，他一直沒有開啟人造義眼內建的 X 光掃描儀。

開啟人造義眼的掃描器，X 光掃描儀就會被淘汰回收，讓特區重建更先進。

開啟人造義眼的掃描器，X 光掃描儀就會被淘汰回收，無法幫助特區進步。

老警衛曾經跟我說過。但我不確定哪一個記憶才是正確的。

這是另一個模糊記憶。

這兩個回答像似迴旋的回音，偶爾會在達利每日冥想的那一刻鐘裡，跳動閃聲，干擾詞彙使用的精準度，讓他無法完整掌控內建的悠托比亞語言系統。

他搭乘電梯來到位於五十八樓的機關戶口管理局。不遠處，警備局的王東尼警官坐在辦理特殊事務的等候區。王東尼警官很好辨認。他的混血輪廓與接近一百九十公分的孔武身材，即便不站起身，也會在人群中引來側目。他的母親是高挑的夫爾斯國女性，父親則是壯碩的黑克國陸軍軍官。在裂島地震之後，分別前來災區協助長期重建。相戀了一年，兩人在兩國特區駐地外官的認可與見證下，締結婚約。隔年在曼迪德特區生下了唯一的兒子，王東尼警官。一家三口現在落居在曼迪德的中央區，也是四國駐地人民群居的「外籍街區」。迄今，三人都沒有離開這座小型半島。

達利靠近牆面，順著地板上的綠光指示路線，持續往前走。王東尼警官看見他，放下光板閱讀器，沒有寒暄招呼，起身走向綠光指示路線的盡頭：一間透明玻璃隔間的會談室。

達利跟在後頭，一起走入這間會談室。坐在服務檯裡的是一位女性辦事員。她輕輕碰觸面板桌面的按鈕，玻璃瞬間霧化，成為一個無法透視的空間。

會談室不大，但完全隔音。中央放著會議桌，坐滿六人便顯得擁擠。每當進入這類過小又單調的封閉空間，達利總會漸漸失去計時能力，生出一種難以解讀的複雜情緒狀態。

達利曾經與母親對話這個多種設定情緒交雜的狀態。

心跳會加快？

是的。

會暈眩？

是的。

呼吸困難？

是的。

還有什麼感覺？

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不知道怎麼形容。

像是恐慌嗎？

恐慌是什麼？

很靠近恐懼害怕。

好像是……但是和我理解的恐懼害怕，有些不一樣。

母親表情驚訝說明，這可能是一種被稱為幽閉恐懼症的心理疾病吧。搜尋資料之後，我能解讀幽閉恐懼症，卻無法完整解讀母親罕見的驚訝表情。

戶口管理局女辦事員此時的表情，達利也無法完整解讀。她面對王東尼警官，似乎有表情又面無表情。她的面無表情，與卡蘿有時出現的面無表情，也有些不一樣。

卡蘿沒有表情的臉皮底下，會不會有另一張臉，是有更多情緒的臉？在這密閉的會談室裡，達利聽見有一道人聲提出問題。聲音腔調類似被壓縮的電子音源，參雜了微弱機械感，也無法第一時間從聲源辨別性別。他仰頭檢視，會談室是否有安裝電磁喇叭。

「王警官的判斷，確認住民李東嶺也是自主死亡？」女辦事員提問。

「不是我的判斷。司法局的檢查調查科，認為李東嶺是單純的自主死亡，不需要進一步解剖。我不知道心臟停止的原因。目前透過驗血報告判斷出是藥劑含量過高。就這樣。」

今天協助的女辦事員，是一位普拉斯提國國籍的女性。達利過去沒有見過她。戶口管理局制服胸口名牌上的悠托比亞文，寫著她的姓名。

金秀智。

她戴著同步口譯器。在說出普拉斯提語時，口譯器也會同步翻譯，轉換成達利可以理解的悠托比亞語。

為什麼我無法使用黑克國語言？我說。

口譯器很進步，如果需要，直接戴上同步口譯器，就可以處理日常對話。母親說。

我為什麼沒有植入其他語言系統？

你並不真的需要。

母親，我去申請內建語言系統，並不困難。

達利，你被誕生在曼迪德。我們悠托比亞島嶼人有一個特質，不論懂不懂其他語言，都能以最快速度接受外部世界，吸收他們的文化，融入我們的一部份。一直到最後，我指的是，在死之前的最後時刻，我們都很清楚，自己是悠托比亞島嶼人。我的兒子啊，我們使用的語言文字，是僅存的少數系統。因為你被誕生在曼迪德特區，才能設定使用悠托比亞語。而單獨只使用悠托比亞語的島嶼人，可能是這個語言系統的最後一批人。

是嗎？

達利，你當然可以提出內建其他語言的申請。只是不要忘記，你被植入的語言，設定了你是誰。

是嗎？

記憶註解——真是如此嗎？裂島地震之後才被誕生的我，究竟是誰？過去，曾經出現的那位孩童是誰？那位長得與我相似的青年又是誰？所有的精準記憶，為何會出現在入睡之後又睜開眼的視界裡，由我看見？……這些許多問題，我都還不曾向母親提出問題。

「我覺得需要進一步解剖，才能知道綠 A 李東嶺的死亡原因。」王東尼警官看一眼達利。

「王警官，這不是戶口管理局需要介入與進行判斷的事務。」

「2066年，小木偶布偶組織發起的暴動之後，司法局、警備局，都改由四國直接指派局長，不是嗎？」

「我不懂王警官的意思。」

「我沒有什麼意思。特區機關事務，現在都是四國說了算。我們做事的，按照規章處理，哪有什麼好多說的。有沒有我的說詞，檢調結果都一樣，要我查什麼？」

「王警官想要查什麼？」金秀智辦事員說。

「我想了解，坐在我旁邊的巡護員，有沒有可能是自主死亡的幫助犯？」

達利望著王東尼警官，進行語言的分析與判讀。他刻意忽略這個惡意提問，選擇不回應也不辯駁。

「這位達利先生，」金秀智查看面板上的登記資料，「是綠A的巡護員，對吧？」

「是的。」達利立即回答。

「集合宅巡護員的教育設定，王警官應該很清楚。」

「我很清楚。」

「在巡護員的設定前提下，巡護員無法成立幫助犯。」

「我說的是可能性的假設。」

「只是假設，那還有什麼問題呢？」金秀智顯露些微的不耐煩。「王警官還需要戶口管理局提供什麼資料，協助你查證這個案件？」

「我要調閱近三個月，捷運共構集合宅老齡住民的死亡人數、死亡原因，還有死亡分布圖。」

「死亡分布圖也需要？」

「我知道戶口管理局有製作死亡分布圖，沒有嗎？」

「王警官，你同時領有黑克國、夫爾斯國，兩國國籍證明。」金秀智詭異說，「你是原生外籍者，不是嗎？」

「我是。我不懂，你對這個有什麼質疑？我是原生外籍者，也就是誕生在曼迪德特區的人。基於職責，我想要清楚釐清，李東嶺的自主死亡，有沒有其他外力介入。」

「王警官，警備局調閱這些資料，有特殊任務嗎？」

「在特區裡，有人不是自然死亡，查明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工作。」

「沒有問題。請提交調閱申請，我就會把資料傳輸給王警官。」

王東尼警官明顯憤怒。他凝視這位名為金秀智的女辦事員，口氣篤定，「金秀智小姐，你今天就會收到我的調閱申請。我也想進一步說，協助一個人自主死亡，也是謀殺。即使是在這個更小的島……」

07.

我們出生在這個更小的島嶼人，算是什麼呢？

那時，捷運減速駛入機關行政大樓站。王東尼警官站在月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無法第一時間理解，王東尼警官對於誕生的意涵，也不確定更小的島嶼人，究竟是哪種人？這種人，算是什麼？我知道，他的提問對象不是針對我，也沒有要我回答。然而，這句話的每一個字，被捷運煞車磨軌的聲音，撞得四處滾動。特別是「我們」這兩個字，直直撞入我的胸腔，拉扯機體心臟周圍的軟膠肌肉組織。

眼前的捷運隧道，筆直延伸到黑暗的另一頭。

在 2029 年之前，捷運藍線、紅線、黃線偏北方的路徑上，還有許多停靠站。因為裂島地震嚴重毀損，大多封閉。他想過，會不會有許多悠托比亞人還活著，生活在這幾條捷運隧道偏北方的地域？這個問題，他曾經思索。但也只是單純的思索，記錄裡沒有前往與抵達那些輻射重災區的捷運共構集合宅。

在地底下，捷運行駛在數十年前就開挖好的隧道。一節節的車廂外，有時出現漆黑的鬼影，有時是褪色的廣告霓虹燈。

那種可以定義的幽閉恐懼症，持續躲在控制體液輸導的心室瓣膜位置，囤積少量的不適感。

母親與莎樂美坐在一旁的座位上。一個闔上眼睛休憩，一個低著頭在尋找地板上不存在的螞蟻。

這時，那道熟悉的電子質感聲源，在車廂裡迴旋。

車廂是一個艙，胸腔也是一個艙，每一艙都是密閉的。即便艙有出口，都是密閉的艙。密閉的世界會自行誕生恐懼。即便找到出口了，恐懼依舊會儲存在意識的記憶體。

達利的電子耳聽見了這道謎之聲。他也確定母親與妹妹，並沒有聽見。

這個捷運車廂內，還存有另一道電子質感的迴旋聲音。那是投射在靠站顯示器上的小型電子人。它輪流以四國語言和悠托比亞語，播報著曼迪德特區機關的過時政令宣導：

裂島地震造成第二核電廠爐心熔毀，導致本島北部住民受到嚴重的放射線感染。雖然過了三十年半衰期，為了避免畸形胎兒，生育行為之前進行基因檢測，是締約四國頒布《共通基本法》的重要規定。所有特區住民都應該遵守。機關醫療局也會持續透過定期的健康檢查，進行追蹤。依據法律規定，同時也禁止移居特區的外籍國民與特區住民發生自然受孕與自然生育。曼迪德首長與四國協議達成的重要政策——「零誕生計畫」，是為了曼迪的特區的下一代，也是戶口管理局有效控制曼迪德特區人口數量的長期政策。違反者，適用《共通基本法》的懲罰規定……

小型電子人一直都保持著微笑，切換語言，條理分明說明宣導。它的外貌輪廓是以四國混血兒長相，進行電腦合成，象徵著締約四國的權力均衡。

達利望著它的眼睛。電子人的視線就像數個世紀前的人物肖像畫，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像是在彼此凝視。

在凝視裡，達利輸出裂島地震事件的資料，都是局部的、散亂的、跳接的、不同時點的物質記憶：

2029年，一次劇烈的地殼運動，讓悠托比亞島西部麓山帶和西部海岸沉積平原這兩塊不同地質之間的界線斷層分裂。從悠托比亞的東北角海岸，一路裂開到安河與靜河。大量的海水灌入斷層帶，在島嶼的上半部，形成了一狹長的裂島海灣。

地質科學家們測量出，裂島海灣的最深處有一百五十三公尺，最寬處有三點四公里。

這次嚴重的地震，在國際間統一命名為：裂島地震事件。

地震災害巨大，悠托比亞政府無法獨自處理，請求國際協助與災難救援。初期花了兩年的時間，才緩和下地震與海嘯造成的各項公共系統損壞。第三年之後，從悠托比亞本島分裂但沒有完全分離的西北部小型半島，由前來救災的主力國家：夫爾斯國、黑克國、普拉斯提國、賽博國，四個國家協助後續的重建工程。

這座小型半島，也是最嚴重的輻射災區。

四國的重建工程大量啟動之前，國際間便先達成共識，由這四個主要救災的國家，與悠托比亞共同締約，從2029年開始計算，託管這個更小的半島，五十年，直到2079年。

四國將這座小型半島，命名為曼迪德特區，並與悠托比亞共同成立特區機關。在行政立法司法系統、經濟發展、社會福利、醫療協助各方面，分工進行災後的重建，也一起協同管理。

捷運抵達綠線 E 站，兩位杵著拐杖的老齡住民走出車廂，站上輸送帶，由地板履帶，載運到電梯。

少了兩位乘客之後，捷運車廂內的空蕩感，是一區一區甦醒，塑型成活的浮游生物，在光所及之處，自體遊走。

達利順著捷運行進的方向走著，刻意放慢步伐，讓向前的速度變慢。一放慢，就感覺身後有引力，牽制他，且往回拉。漸漸地，他感覺走過了一個車廂，下一個車廂就向外膨脹成橢圓形，仿佛行走在金屬打造的橄欖球體內部。膨脹車廂裡的老齡住民、陪伴員與其他乘坐者，都成了魚眼鏡像裡的人形。其中一位男性老齡住民，一頭平均散生的美麗灰髮，穿著紳士，望著達利，躬身致意。他沒見過這位灰髮老齡住民，也能辨識面熟感覺，不來自記錄，而是設定定義上的錯覺。

「你要走到哪裡？」灰髮老齡住民突然說。

「前一個車廂。」

「你放慢速度走，會走很久。」

「沒關係。我到綠 A 站，還有一段路。」

「你這種走路的速度，可能永遠都追不上已經藏好的原子鐘。」

捷運車廂幾乎是在這句話說完的同一時間，恢復成長方形外體的。達利站在捷運車廂連接處，往回看，灰髮老齡住民已經不在原來的座位，也沒有待在達利走過的這節密閉車廂。

達利沒有坐下，站在搖動中的捷運上，思索一個問題：

下一步，我要走到哪裡？

「哥，你回來了。」

聲音從車廂後頭傳來的。是妹妹莎樂美，她身旁的母親也睜開眼睛。兩人依舊坐在原本的三人座位。達利往回走，坐落在母親旁邊，莎樂美靜靜凝視眼前的地板，彷彿那裡下一秒真的會出現一排搬運糖粉的螞蟻。

「李東嶺確定是自己服藥過量嗎？」母親說。

「母親為什麼問這件事？」

「只是想知道像我們活得這麼久的人，是怎麼自己決定死的。」

「母親不要往這邊多想。」

「我沒有多想，只是要了解。現在我還想莎樂美陪我去公園走路。醫療局的醫生說，要多使用左腳，我就會相信那是我的左腳。他說我的左腳，還能陪我走很久。」

坐在捷運座位上的莎樂美，馱著背脊的身軀，體型比母親更加小了一號。她的雙手往胸口內扣，掌心好像在保護什麼，但達利無法看見。

「母親，莎樂美是在哪一年被誕生的？」

母親流露驚訝，而達利只能解讀一部分的驚訝。莎樂美聽見他的提問，也睜大眼睛盯看。

「你說的不是問題。為什麼問我？」母親挪動左腳，關節與膝蓋摩擦鐵片彼此滑過油脂的聲音。她自然攏雙腿，「你早就知道，妹妹被誕生在地震之後的那一年。」

「我是地震的那一年。」

「所以你是哥哥，我是妹妹。」莎樂美說。

「是的。就是那一年。」母親露出罕見的微笑。